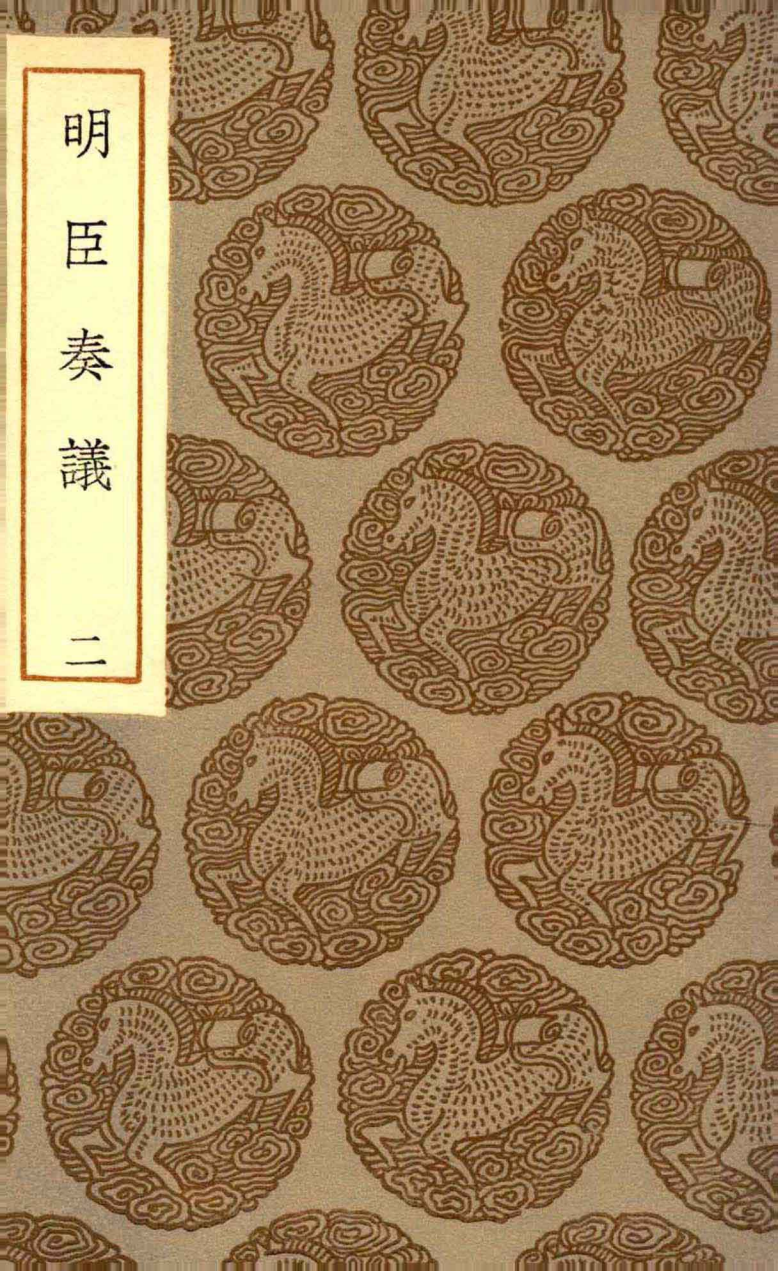


明臣奏議
二



明臣奏議

二

明 臣 奏 議

(二)

清 高 宗 敕 選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明臣奏議卷四

扶植綱常疏成化二年

羅倫

臣聞近者李賢遭喪。朝廷援楊溥故事。下起復之命。臣竊謂李賢大臣。起復大事。綱常所關。風化所繫。天下所瞻。後世所監。左右侍從。給舍臺官。必有知禮義。不顧流俗。陳正論。以扶綱常者。是用緘默。因循至今。今臣若又欲言。而不敢言。是乃偷合苟容之徒。非有忠君愛國之心。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。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。臣備員近侍。蒙恩深重。扶植綱常。臣之志也。披寫惻憤。臣之忠也。惟陛下亮之。伏讀聖策。有曰。朕夙夜拳拳。欲正大綱。舉萬目。使人倫明於上。風俗厚於下。陛下是言。真可爲國家扶綱常。天地立。民極。萬世開太平者也。然欲正大綱。莫先於明人倫。厚風俗。欲明人倫。厚風俗。莫先於孝。孝者。天之經也。地之義也。國而非此。不可以爲國家。而非此。不可以爲家人。而非此。則不可以爲人矣。故先王制禮。子有父母之喪。君命三年。不過其門。所以教人孝也。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誠以居家孝。故忠可移於君。爲人臣者。未有不孝於親。而能忠於君者也。爲人君者。未有不教其臣以孝。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。昔子夏問三年之喪。金革之事。無避者。禮歟。孔子曰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。今以三年之喪。從其利者。吾弗知也。陛下於李賢。以金革之事。起復之歟。則賢所未聞也。以國家大臣。起復之歟。則禮所未見也。似與先王制禮之意。孔子之言。不類也。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。不合也。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。則爲君者。當以先王

之禮教其臣爲臣者。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。臣不暇遠舉。請以宋言之。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。弼之詞曰。不敢遵故事。以遂前代之非。但當據禮經。以行今日之是。仁宗卒從其請。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。珙之詞曰。身在草土之中。國無門庭之寇。難冒金革之名。私竊利祿之實。孝宗卒允其辭。此二君者。未嘗拘當代之故事。以強起其臣。此二臣者。未嘗循當代之故事。以苟從其君。故功澤加於當時。名聲垂於後世。史冊書之以爲盛事。士夫誦之以爲美談。此無他。君能教其臣以孝。臣有孝。可移忠於君也。自是而後。無復禮義。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。王黼起復爲執政。陳宜中起復爲宰相。賈似道起復爲平章。此數君者。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。此數臣者。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。然生靈以之而困。天下以之而亂。社稷以之而傾。貽禍於當時。遺臭於後世。此無他。君不教其臣以孝。臣無孝。可移忠其君也。詩曰。殷監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願陛下以宋爲監。使賢盡孝於君。親爲當代之大臣。陛下以禮處賢。爲當世之大君。此臣之願。亦賢之分也。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。而起復之歟。則仁宗之時。契丹桀驁。未爲無虞也。孝宗之時。金人盛強。未爲無事也。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。不專門內之私。則賢身不可起。口則可言。宜降溫詔。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。而忘天下之憂。使賢於天下之事。知之則必言。言之則必盡。陛下於賢之言。聞之則必行。行之則必力。則賢雖不起復。猶起復也。使賢於天下之事。知之而不言。言之而有隱。陛下於賢之言。聞之而不行。行之而不力。則賢雖起復。猶不起復也。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。庶官無賢士。君孟也。臣水也。孟員則水隨以員。孟方則水隨以方。君好諫。則臣隨以直。君好諛。則臣隨以佞。陛下誠能於退

朝之暇。清閒之燕。略崇高貴重之勢。親直諒博洽之士。開懷收納。降禮尊賢。講聖學之大要。明君道之急務。詢政事之得失。察生民之利病。訪人才之賢否。考古今之治亂。諏風俗之盛衰。咨邊防之緩急。舍一己之見。而以衆人之見爲見。舍一己之知。而以衆人之知爲知。順己之言。則察而逐之。使貢諛保寵者。無以自容。忤旨之言。則容而受之。使輸忠爲國者。得以自盡。羣策畢陳。衆賢並用。則賢所欲言者。人亦能言之。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。拘先朝之故事。損大臣之名節。虧聖明之清化。而後天下可治哉。夫賢之起復。猶諉之曰。負天下之重任。應先朝之故事。比年以來。朝廷以奪情爲常典。搢紳以起復爲美名。食稻衣錦之徒。接踵廟堂。據禮守經之士。寥寥無聞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。何所關耶。於先朝之故事。何所據耶。先朝自楊溥之外。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。今起復之官。何如此之多耶。以其高謀遠慮。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。何未見其發也。以其折衝禦侮。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。何未見其能也。以其直節勁氣。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。何未見其有也。以其深仁厚澤。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。何未見其行也。以其忠言讜論。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。何未見其敢也。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。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。豫爲己地。及遭通喪之時。則必曲爲諛說。上蒙天聽。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。則曰此有故事。例當起復。既遂奸計。略爲虛辭。一不俞允。歡然就位。未有堅請如富弼。懇辭如劉珙者也。名曰奪情。實則貪位。名曰起復。實則戀祿。且婦於舅姑。喪亦三年。孫於祖父母。禮有期服。奪情於夫。初無預其妻。起復於父。初無干其子。今或舍館如故。妻孥不動。乃號於天下曰。本欲終喪。朝廷不容。雖三尺童子。臣恐其不信也。爲人父者。所以望其子。

之報。豈擬至於此哉。爲人子者。報其親之心。豈忍至於此哉。枉己者。未有能直夫人。忘親者。未有能忠於君。望其直人而先枉己。望其忠君而先忘親。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。昔富弼有母喪。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。而富公竟不可奪。史嵩之遭父喪。太學生羣攻之。至數百人。而嵩之竟乞終制。今大臣起復。羣臣不以爲議。且從而爲之辭。所以豫爲己地也。羣臣起復。大臣不以爲非。且從而成其事。亦所以豫爲己地也。大臣旣無忌。羣臣復何慙。羣臣旣有例。大臣復何辭。今之大臣。固韓琦富弼之罪人。今之羣臣。又太學生之罪人也。上下成風。靡然同流。致有公無起復之例。私爲匿服之計。利在溥恩。則匿服以受封。利在得官。則匿服以聽選。利在掇科。則匿服以應舉。利在遷官。則匿服以候遷。利在求賄。則匿服以之任。率天下之人。爲無父之歸。臣不忍聖明之世。風俗之敝。綱常之壞。一至於此也。夫愛親之心。孩提有之。短喪之說。下愚恥言。況在冠裳之列。聞聖賢之道。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。特以貪利。遂至忘親。孔子曰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。遵祖宗之成憲。待之以禮義。而不縻之以爵祿。激之以廉恥。而不誘之以名位。使積習之敝。脫然以除。則忠孝之心。油然而生。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。夫天子者。以孝治天下者也。大臣者。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。欲孝行於天下。必先行於大臣。臣願陛下不惑羣議。斷自聖衷。許令李賢。依富弼故事守制。依劉珙故事終喪。其餘已起復者。悉令追喪。未起復者。悉令終制。脫有金革之事。亦從墨經之制。任國事於外。盡心喪於內。朝廷旣正。則天下自正。大臣旣行。則羣臣自效。綱常由是而正。人倫由是而明。風俗由是而厚。士心由是而純。紀綱由是而張。國勢由是而一矣。臣愚昧。豈不

自知言忤於人。殃及於己。然夙夜皇皇。惟恐上負朝廷。下負所學。取議於天下。貽笑於後世。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。惟陛下矜賜優容。使讜言日進。士氣日振。則天下幸甚。疏入。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。

政務疏成化三年

商 輅

臣叨居內閣。慚無補報。偶有所見。不敢緘默。謹述時政。上塵睿覽。一、勤聖政。臣惟自古人君。總攬萬幾。未嘗不以勤爲本。如堯舜兢業於一日之間。大禹克勤於寸陰之下。成湯坐以待旦。文王不遑暇食。而周書無逸一篇。諄諄以逸爲戒。矧當災異屢見。邊方弗靖之日。可頃刻而忘於勤哉。所謂勤者。非必下侵庶職。惟在戒逸。欲以率人。法乾健以御下。如各司章奏。事無鉅細。悉經御覽。固已勤矣。然而章奏之外。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。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。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。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。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吝。伏望皇上日以數事。詢於大臣。謀及庶官。或使口陳其說。或令疏陳其事。乞賜裁度。見諸施行。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。樂於趨事矣。一、納諫言。臣惟自古帝王。未嘗不求言爲務。堯舜詢於芻蕘。禹聞善言則拜。湯從諫弗咈。數聖人者。其德無以加。其治無可議。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。誠慮夫處崇高之位。逸欲易生。非有忠言。莫聞其實。此其德所以愈盛。而治所以不可及也。下逮漢唐宋之君。未始不以納諫而興。拒諫而失。若唐之太宗。慚德雖多。惟納諫一事。高出近古。用能彌縫缺失。易亂爲治。史冊書之以爲美談。惜聽受之際。誠僞相半。至其晚年。漸不克終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。皇上嗣位以來。詔旨丁

寧。凡政事得失。民情利病。許諸人直言無隱。太平之治。其機端在於此。伏望自今以後。凡遇建言之人。並賜優容。所言可用。卽爲施行。如不可用。亦不加罪。及成化元年以後。廷臣或因建言降調。如羅倫輩。乞敕吏部查取量復職任。如此則善言可進。治道可成。一儲將材。臣惟今之議者。率以將臣乏人爲慮。殊不知自古及今。未嘗借於異代。特以智勇之士。或沈困下僚。或棄置閒散。才能未著。人不見信。爲今之計。宜倣前代武舉之法。必須儲養試驗於先。庶可委任責成於後。乞命內外重臣。會同總兵等官。於在京各營。各府。各衛。現任公。侯。伯。都督。都指揮。千百戶。鎮撫。年四十以下。二十以上。精加簡選。取其體貌雄偉。筋力壯健。諳曉文墨之人。或五六員。另擇近便處所。時常操練。空閒之日。令讀兵書。講求方略。就三營總兵官內。委任一員。帶管教習。每歲一次會官考試。如果弓馬習熟。兵書通曉。列爲上等。或弓馬雖熟。兵書未通。或兵書雖通。弓馬未熟。列爲中等。若二長俱無。列爲下等。三歲三考。照例賞罰。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。而將臣不至缺乏。一飭邊備。臣惟禦敵之要。邊城爲急。邊關次之。大同。宣府。等處。軍馬宜多。糧草宜廣。若不豫爲處置。一旦有警。倉卒調遣。遲則緩不及事。速則人馬疲乏。虛費糧賞。訖無成功。兵法所謂待敵者佚。趨戰者勞是也。乞敕該部會議。凡前項緊關城堡。酌量添撥軍馬糧草。增置墩臺器械。遇有聲息。就便相機行事。不必臨期調撥。其山海至鴈門關中。如喜峯。古北。居庸。白羊。紫荆。倒馬。關口。雖有官軍守備。然各關地方散闊。多有山坡小徑。可通人馬。如往年邊警。何曾經由正關。率皆越山而來。後雖差官修理。誠恐歲月經久。或被雨水衝塌。或因樵採開通。徒守正關。敵至莫禦。乞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。督同各關守備官。

員帶領軍夫。逐一挨踏。何者小坡平漫。可通上下。卽令剗削峻壁。使敵人不能攀援。何者蹊徑。可通往來。卽令營築堅固。使人馬不能衝突。此則邊關謹嚴。內地人心不致驚疑。一汰冗濫。臣見吏員考滿。冠帶聽選。有經十二三年。未得除授者。中間多有衣食不給。借貸於人。將來授之以官。委之以事。何以責其廉介。弗至侵漁於下哉。又況累積愈多。聽選愈久。數年之後。冗濫之弊。有不可言。當道慮其冗濫也。於是多方裁損。授職之後。曾未幾時。有以罷軟而去者。有以老病而去者。混及他途。概加屏黜。彼貪酷不才。聲跡顯著者。固無足怪矣。若乃中人以下之資。民情必久而始熟。政務必久而始諳。雖欲假以歲月。勉強後功。不可得矣。夫欲流之清。必先濬其源。慮官之多。而不慎選於出身之際。徒裁損於任事之後。非良法也。乞敕該部。今後吏員考滿。仍照宣德、正統年間事例而行。則賢否不混。而冗濫可革。一、廣蓄積。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。儲米穀。本以賑濟飢民。每歲官司取勘口數。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。其鰥、寡、廢、疾、無所依倚。著實飢民。一概不報。蓋慮其無力還官。負累賠納。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法。豐年取息二分。中年取息一分。凶年無息。止收其本。數年之後。息米不可勝計。此誠良法也。今後各處豫備倉。飢民關過米穀。不拘豐年、中年。歲通取息一分。有係鰥、寡、廢、疾、戶內別無人丁。無所依倚之人。俱照數關給。不必追徵。將所收之息。抵補其數。抵補之後。或有餘剩。自作正數入倉。如此非惟飢民得濟。而數年之後。倉廩亦漸充實矣。訪得各處提調正官。不行親閱。展轉委付。致使看倉大戶人等。多生奸弊。放支之際。或插和糠粃。沙土等項。每米穀一石。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。及還官之時。或刁蹬留難。多收斛面。或高估價值。折收銀物。名雖無

息其實加倍。今後乞令巡按、分巡等官嚴督府、州、縣正官放收之際，務在親行提調，痛革前弊。庶幾官無虛費，民得實用矣。一、崇聖道。臣惟孔子道高德厚，功參造化，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。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臣謹按前代封號，唐稱文宣王，宋加至聖元加大成，亦云至矣。至聖二字，本中庸惟天下至聖，言其德之盛也。大成二字，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，而爲大成，言其德之全也。但於道字或有所遺。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。故元時加封詔云：先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明；後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法。所謂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儀範百王，師表萬世者也。豈非封號未盡於上，律下襲故詔詞止及於祖述憲章也歟？我朝尊崇孔子，遠過前代，而封號仍舊，豈非缺典？臣愚望皇上斷自宸衷，於大成之上，加封道配天地四字，則於孔子之道德無遺。中庸之稱述兼盡矣。臣又思宋胡安國、蔡沈真德秀諸賢，雖我朝增入從祀，然皆未有封爵。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，奏請定奪，則儒道增光，斯文幸甚。一、謹士習。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，教之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之事，以正其心術。十五入太學，教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，以明於體用。此其教有次序，故學有成效。後世科舉之事，立士無少長，率留意於文詞，無復有如古人之學。宋時朱子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，於是輯爲小學一書，以垂世立教。元時許衡嘗稱之曰：小學書，吾敬之如父母，信之如神明，是誠幼學之軌範，入德之門戶也。今之府、州、縣學生徒，俱令兼讀小學，教官與之講解義理，以啓發良心，提督等官按臨之日，兼令背誦講說，以考察其實行。庶幾學無躐等，將來得用矣。

疏入得旨所言有理。著該衙門看了來說。

乞分豁土田疏成化五年

彭韶

臣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。慮事以大體爲先。豈不欲順事爲恭哉。顧以大體所在。不敢苟從。是乃所以爲恭也。且以臣所勘真定土地言之。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。其賦爲第一等。或雜出第二等。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。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。所以賦有不同。則是未嘗逐畝定賦。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。洪武二十八年。奉聖旨。百姓供給繁勞。已有年矣。山東河南民人。除已入額田地。照舊徵科外。新開荒地。不問多少。永遠不要起科。宣德六年。戶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。宣宗皇帝准令照例。是祖宗之心。卽堯舜之心也。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。新開地土。一向不曾增科。至天順二年。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。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。外有四百餘頃。仍舊與民耕種。不曾科糧。是英宗皇帝之心。卽祖宗之心也。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。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。誠出無奈。今周歲又奏求前地。有司不能明白敷奏。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。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。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。臣請陳其實頃者。親詣本縣見其地。有高阜者。有低窪者。有平坦磽薄者。天時不同。地理亦異。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。而高處全無水澇。則高處或可。而低處不熟。沿河者。流徙不常。鹹薄者。數年一收。截長補短。取彼益此。必須數畝之地。僅得一畝之入。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。我祖宗許開種於後。良爲此也。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。起運糧草。砍柴人夫。京班阜隸等

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。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。歲歲無空閒之日。所深賴者。顧戀地業。盡力耕種。以取給朝夕而已。今若一畝多餘。皆奪爲閒地。則仰事俯育。且無所資。其於糧差。何暇復計。臣知其非死則徙耳。自古立國。皆重根本。今真定近在畿內。理宜加厚。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。而戚里功臣之家。錦衣美食。與國咸休。但能存心忠孝。自然富貴兩全。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。況聖朝卜世無疆。法當垂後。土地有限。而求者務多。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。臣到彼時。百姓扶老攜幼。遮道衷告。臣不覺自失。不臣重擾。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。近以祖宗先帝爲法。所有賞賚之施。聖恩區處外。其他田畝。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。念其子孫衣食所託。量加寬恤。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。沐浴太平。歌頌罔極。則本固邦寧。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。

疏入。帝詔以田歸民。而責韶方命。下詔獄。

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

謝鐸

臣謹奏。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。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。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。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。將翻刻以供容覽。臣退竊自念。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、朱熹之手。上師春秋。下薄遷固。實經世之大典。帝王之龜鑑也。曩在宋時。神宗、理宗二君。雖嘗留意是書。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。百世之下。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。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。實宗廟社稷之幸。天下生民之幸。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。臣待罪翰林。今八年矣。恆竊愧懼。思欲仰酬

聖恩於萬一。而庸鈍淺暗。不識治道之宜。凡臣所未能言。與所欲言而未能者。大臣能言之。諫官能言之。百司庶職能言之。是以口與心謀。趑趄前卻。不敢無因冒越。以至於今。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。如日之中。如月之望。如四時之夏。正易所謂泰。所謂豐。所謂大有之時也。以陛下端拱持盈於上。羣臣奔走仰成於下。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。然而中者。昃之漸。望者。弦之漸。夏者。秋之漸。故昔者聖人在泰。有艱貞之戒。在豐。有勿憂之戒。在大有。有無備之戒。蓋不如是。則無以保其常豐。常泰。常大有。如一日也。然則將如之何哉。亦曰廣求賢臣。如泰。九二之得。尚中行。豐。六二之有孚。發若大有。九二之大車以載。相與講學圖治。以保此泰。豐。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。然帝王之所謂學者。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。孔子曰。智。仁。勇。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蓋必明足以燭理。然後謂之智。不然。則知之不精。至有以君子爲小人。以小人爲君子者矣。必理足以勝私。然後謂之仁。不然。則行之不篤。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。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。必氣足以配道義。然後謂之勇。不然。則所知而行者。亦且半途而廢。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。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。堯。舜。禹。湯。文武之所以爲智。爲仁。爲勇者。具見諸經。臣愚不敢遠引備述。姑卽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。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。亦略可見矣。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。以信霍光。庶可謂之智。而苛察之智。非智也。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。以從申屠嘉。庶可謂之仁。而姑息之仁。非仁也。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。卒任裴度。以成淮。蔡之功。庶可謂之勇。而亢暴之勇。非勇也。彼代宗深信佛法。惑於元載報應之言。而不能察。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。明皇溺意聲色。知李林甫之妬賢嫉

能而不能去。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。元帝屈於恭顯之譖。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。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。是數君者。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。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。上安。下泰。文恬。武嬉。積習因仍。徇名廢實。天下之事。恒所令非其所好。天下之人。皆奉意而不奉法。如曰振綱紀。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。如曰勵風俗。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。飭官司也。而汚暴益以甚。裕民兵也。而疲弊益以極。減省有制。而興作每疲於奔走。蠲免有詔。而征斂每困於追呼。考察非不行。而倖門日益開。簡練非不舉。而私撓日益衆。賞竭府庫之財。而有功者未必勸。罰窮讞覆之案。而有罪者未必懲。凡若此者。其蠹根弊源。將必有在。臣愚誠不足以知之。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。宵旰勤勞。若今日之留意是書。豈不知講學用賢。以圖政治。而故使之至是哉。特以人心不可兩用。或者一念之間。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。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。故雖勞於求賢。而一或有妨乎己。則賢者未必得用。雖勤於立政。而一或有礙乎己。則善政未必得行。是惟陛下密察此心。懼有於無。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。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。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。以力求所謂中行。有孚。大車以載之賢。知之必深。任之必篤。以爲左右啓沃之助。稽之經傳。實以是書。直以今日之事。驗之既往之迹。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。則曰今嘗亦有是乎。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。則曰今豈亦有是乎。反觀內省。長慮卻顧。兢兢此心。罔有內外。罔有終始。大本既立。萬目自隨。則前所謂積習因仍。徇名廢實之弊。皆將一旦革去。無有難者。而此豐泰大有之業。可保無失。不異唐虞三代時矣。區區漢唐之治。如此書所載。尙何足道哉。臣狂瞽迷謬。凡此皆儒生之常談。世之雄傑才辯者。未必不以爲迂。

腐而不可用。然臣力求往古。反復究思。要之至理。竊惟治道之大本。莫切於此。而救時之急務。亦莫先於此。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。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。臣愚不敢負此心。以欺陛下也。夫以陛下之聖。據大有爲之勢。操大可爲之權。如天之於萬物。欲春而春。欲夏而夏。欲秋而秋。無與牽制。無與沮撓。斷然而行。在聖心一轉移間耳。伏惟陛下察臣之愚。矜臣之志。不以出位爲責。不以未信爲嫌。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。則宗廟社稷之福。天下生民之福。皆將不外是矣。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。疏入。帝不納。

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 成化十一年

彭韶

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。差千戶舍人等進象六隻。沿途非法拷打。勒索銀兩。陵辱上下。逼打驛官等因。到司。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。惟患德業之未隆。不患備物之未能。惟患盈成之難保。是以勤儉守己。撫綏遠人。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。蓋勤則剛斷於事。儉則不貴異物。柔遠人。則休息物力。三者。在陛下盛德中。無所不至。而羣臣或不能仰體聖心。其所使官員。又不能善於其事。因而作非。遂使遠方軍民。漸至失望。思欲告訴而無階也。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。屢貢象馬禽鳥等物。雖曰敬奉朝廷之意。然而孜孜於勤奉外物。未見其爲淳實忠愛也。伏聞禽畜之類。內苑已備。非所急用。有之無益。無之無損。萬里傳送。勢必勞擾。承遣之人。狐假妄爲。亦或有之。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。念戍守之艱難。斷自聖心。將前項物件罷去。嚴敕內外臣下。敦素守法。撫安夷民。則遠人歌舞。聖治永遠。無